

“新年到,新年到,闺女要花儿要炮,老头要个破毡帽。”这是家乡过年时的一首歌谣,现在听起来感到特别亲切。回想儿时在家乡过年的情景,最难忘的就是与小伙伴们三五成群地拾炮放炮了。那一盘盘、一串串的鞭炮,大小相杂,红绿相间,是那么的诱人。但在物质极为匮乏的年代,想让孩子们花上一两毛钱给自己买一串鞭炮,简直是一种奢望。无钱买鞭炮放,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初一五更时去拾“弱捻炮”(哑炮),拾回来再点上捻子燃放。童年时代是充满诗意与幻想的时代,也是让人留恋和追忆的时代。儿时拾炮的情形,虽已过了30多年,至今仍深深地印在脑海里,让人回味无穷……

爆竹声声

钟祥

“噼里啪啦……”一阵清脆的鞭炮声划破了乡村除夕之夜的静谧,紧接着又是一阵爆竹声,本村的人们相继起床过年了。被鞭炮声吵醒的我,一下子来了精神,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,匆匆地穿好衣服冲出门外。这时已有一些拾炮者三五成群地从门前飞奔而过,我赶紧随后,跟着他们冲向放炮的人家。赶到时已看到这家院子里聚集了一大群拾炮的孩子,趴在地上争抢落下的哑炮。我也争先恐后地往前挤,因为只有挤到“前线”,才能有希望拾到落下来的哑炮。放炮人把鞭炮缠绕在一根长长的木棍上高高地举起,鞭炮在离我们头顶不足一米的空中炸响,震耳欲聋。有的炮捻子燃得慢,落到小伙伴的脖子里才爆炸,被炸得“哎呀”一声,赶紧往后退。有的爆竹落地以后没爆炸,等小伙伴们刚拾到手里突然“砰”的一声炸响,炸得手掌又疼痛又麻木。虽然如此,为了能更多地拾几个哑炮,还是抢着上前。这样,后面的争着往前挤,而前面的被推得太靠前,怕被炮炸着,又竭力地往后退,你挤我扛,你推我搡,推倒后压在一起。被炮炸着的、被踩着的,嗷嗷地喊着,互相叫骂着,和着噼里啪啦的鞭炮声,还有放炮人的笑声,简直

纪念改革开放30年·讲述

清平乐三题

改革30年记

都焯

改革春度,吹绿江边树。潮打旧堤鸥破雾,红日光芒如注。政策定下心九,长城内外天翻。斩断穷根致富,理直气壮耘田。

国门开放,大气难雅量。港澳归来民心畅,两岸三通共创。科技彩凤头功,重霄揽月穹穹。奥运掀开新页,神州飞舞蛟龙。

楼架房,喜迁明亮楼堂。指点城乡变化,免除国税皇粮。

告别低



太行之上

马志远

1939年,商水籍战士单成德参加常平战役,与日军作战,壮烈殉国,遗体被掩埋在沁阳之北的太行山上。2008年12月4日下午,在有关方面的帮助下,单成德之女赵玲(77岁,现居商水县化河乡贺庄村)赴沁阳太行山祭奠父

亲。在烈士长眠之地,赵玲老大娘抱着父亲的墓碑长跪不起,泣不成声,其情景感人至深……

在太行之上
有中华民族不屈的精髓
屹立山岗
如梅傲雪
万里飘香

青草
漫过山峦
如道思慕
慕壮烈

鲜花
铺满河岳
似星辰
耀华夏

成了一曲新年大合奏。很快,鞭炮燃放完毕,拾炮的一哄而上,前去捡拾落下来的哑炮。有手电筒的照着地上的纸屑拾炮很方便,没有手电筒的,就用脚在纸屑里踩,一踩着硬硬的东西,就知道那是未响的哑炮了。拾完这户的炮,我们又飞奔出去,循着鞭炮的响声,冲向另一户放炮的人家。就这样,我们三五成群地东奔西跑,左冲右突,把村子跑了个遍,渐渐地,天亮了,寒冷的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烟雾和火药香,鞭炮的响声也渐渐地稀疏起来。这时,我们可见到大人们三五成群地从家里走出来——开始串门拜年了。到此,我们拾炮的紧张而快乐时光过去了,该回家吃年夜饭了。

吃过早饭,小伙伴们又聚在一起,各自炫耀着自己的“战利品”,跑得快的能拾到几口袋哑炮,跑得慢的也能拾半口袋。又互相你看着我,我看看你。突然大笑起来——小伙伴们有的眉毛被火药烧掉一块,有的帽子被烧个窟窿,有的脸上被火药喷射成一道黑黄色,虽然如此,大家都很高兴。接着,是在一起分享战果的时候,把拾来的哑炮重新点上捻子燃放,若找不到炮捻子,就把哑炮从中间截成两节,放在地上相对着点燃,叫做“老头打老婆”。

如今回乡过年,每当看到鞭炮燃放时那闪光的火花、有节奏的炸响、缭绕的烟雾、浓郁的火药香,我便陷入深深的沉思与追忆之中:年少留不住,可怜白发生。烂漫的童年时代已远远地逝去,时代也发生了巨变。现在,散落在地上的许多哑炮,再也没有小朋友们去拾,甚至小朋友们经过时连一眼都不看地从上面踏过去——家长给他们买的成盘的炮还放不完呢,谁还去拾呢?两相对比,好像那时的我们是泥土做的不值得珍惜,现在的孩子是金子做的,珍贵无比。其实,这也是时代使然,改革开放30年,变化实在太大了。

母亲的唠叨

刘艳杰

生活中,母亲最大的特点就是爱唠叨。母亲不唠叨别的,就爱唠叨“多子多福”。记得生产队时,村里谁家要是添娃娃了,我可以毫不保留地说,保准母亲第一个知道。母亲知道后就在四邻八舍张扬某某家又添娃娃啦,好像母亲不张扬,人家就不知道似的。老实巴交的父亲因为这事常跟母亲拌嘴。

在母亲的人生词典里,“多子多福”这个词至为重要。母亲认为,孩子多是福,家里只要有人,什么都好了。

所以,30年前,母亲不顾一切地接连生下5个孩子——我们兄弟5人。母亲整日不停地劳作,起早贪黑地挣工分,我基本上是由三哥或四哥照看,晚上才能享受到母爱的温暖。有时我会问母亲,“娘,看您整天累得啥样?”母亲则慢条斯理地说:“白天,娘顾不上看你,可娘也没有办法啊,娘不干活,你大哥二哥指望啥上学,将来指望啥啊?你们兄弟5人盖房子娶媳妇啊。”娘说了一大串话,我似懂非懂地歪着脑袋听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上了村小学。之后3年,大哥和二哥相继结婚生子。然而母亲却唠叨着让大哥和二哥继续要孩子。“老大、老二听着,每家至少要有3个孩子,谁家完不成任务,我就和你们没完。”

后来我上了初中,随着知识和阅历的增加,我对母亲“多子多福”的观点产生了怀疑。村里孩子少的人家,吃的、穿的和住的明显比我家好得多。母亲由于孩子多,自然也比同龄人苍老得多。我是家中最小的一个,母亲称我“小五”。1998年我考上了师范学校,带着理想和憧憬步入了高级学堂。母亲为了我上学,操碎了心。每当母亲乘车到学校给我送伙食费时,我就眼巴巴地看着母亲,说:“娘,对不起,我给您增添了太多的麻烦和过重的负担。那个时候,您要是不要我,该多好啊!”娘无奈地叹了口气,“唉,现在啥都别提了。”

3年后,我师范毕业分配到乡二中任教。周末回家,母亲总免不了唠叨几句,“你不小了,赶紧结婚成个家吧,村里和你一样大的年轻人都有几个孩子了。你不急,俺急

啊!”我笑着说:“娘,啥急?现在都啥年代了,不是你们生产队那个时候啦。国家提倡晚婚晚育,如果人人都有我这个想法,咱们国家至少少生一代人。您说呢?”

母亲坐在竹椅上默不作声。2005年冬我结了婚。母亲终于可以大松一口气了——完成了任务。这时母亲已经62岁了。我和妻子结婚后一年,顺其自然地有了一个小孩子。不知怎么回事,我有了孩子后,母亲从没有在我面前提起关于再要一个小孩的事情。我有些纳闷,难道母亲“多子多福”的旧观念也与时俱进了?一天,我故意问母亲,“娘,您看,自豪快两岁了,我和自豪妈还想再添一个孩子,您看行不?”过了好大一会儿,娘才说话,“孩子,你知道娘这几十年来多苦多累啊,就是因为孩子多才造成的。娘对这一点深有体会,孩子可不能要多,顶多两个。孩子多是谁啊!”我反问母亲,“娘,以前您不是说‘多子多福’吗?如今您的观点咋变了?”娘不好意思地“嘿嘿”一声笑了,“那个时候,人们的思想观念陈旧,哪像现在啊,啥都开放了,人们都想通了,自觉实行计划生育,都知道孩子多是累赘,孩子少能致富的道理。你看我们村,现在家家户户都过上了好日子,人们不但有吃的、有喝的、有穿的,而且都讲究吃得营养、喝得健康、穿得舒服。归根结底都是咱党的政策好,才有咱们国家这么大的变化,才有咱农民生活条件的改善。”

我说,“娘,您懂得还真不少哩。”

娘说,“那当然啦,你娘可不是30年前的娘啦!”

前不久,我和妻子、儿子一块儿回家给母亲过65岁生日。母亲见我回来我又唠叨开了,“你别嫌我话多,千万要记住,孩子可不能要多,要一个孩好。”我笑容可掬地说,“娘,请您放心。我只要自豪这一个孩子。”说着,我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小本本,双手递给母亲,“娘,这是我半年前在乡计生办办理的独生子女证。”

母亲捧着小小本本,激动地说:“孩子,你真好,跟着党的政策走,不会错的。”

改革开放三十年

王羨荣

改革开放三十年,神州大地换新颜。社会安定唱和谐,各族人民大团圆。齐心协力搞“四化”,国民经济大发展。工业稳步向前进,日新月异走在前。国有企业在主导,民营经济走在前。发明创造传喜讯,落实科学发展观。神州六号最重要,载人飞船上九天。群众生活最重要,民生改善喜空前。实行低保月月补,医疗保险全覆盖。支援三农政策好,农业税收全免完。柏油马路村村通,儿童入学学费全免。大厦高楼村村起,高速公路经济全方便。风调雨顺收成好,国强民富人心欢!

俏不争春

理勤功 作

柳岸,一个弥漫着诗意的名字,在其浪漫气息的深处,闪烁着阳刚的底蕴,于是很容易联想这个名字是一个男性的符号,可是,一天,出现在我面前的却是一位柔情的女性,让我吃惊不小,而她骨子里透着豪气,使我的揣想不至于偏离太远。

这让我想起淮阳籍作家孙友方笔下的女侠,她们有着神似的豪爽。同乡乎?然也,还是当地的一名官员。从中国文学史来看,官员写作,自古是主力军,无论是来自草根或贵族阶层,一直是文化精英的主脉力量,直到新中国诞生后,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,因而无可惊诧,而作为一名女性作者,其笔下的系列女性的命运和情感,在历史拐点时期的眷顾,具有某种暗示,值得关注。

《燃烧的木头人》是柳岸近年小说创作的小结,收入了她的八篇小说,描写的都是来自社会底层的小人物,题材反映的有民国底层农民的生活图景(《铁石话本》),改革初期的农村生态(《燃烧的木头人》)和改革开放急流中的基层小职员的市井命运(《绿了、黄了》、《幻灭》、《把我丢了》、《失踪的女人》等)。

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结构布局是这篇小说集留给我的突出印象,于传统的叙事语境中,向读者展现一个感人的故事,而一部作品的内在精神与其叙述风格往往是互相选择的,我琢磨,这种取舍或许和柳岸严谨的性格与文化涵养有关,或许还和她身处的职场有关。

在八篇小说中,我却较喜欢《燃烧的木头人》,其风格和其他七篇有异,语言鲜活,富有张力,有时带流氓色彩(朱大可语),故事结构近似蒙太奇手法,给人新意。语言的流氓色彩被誉为是对正统的讽刺,是时下一些作者惯用的手法,但是,我担心这种表现

手法的运用是一把双刃剑,与自己的风格对不上路,会伤及小说的文本和精神内核。

对于女性命运和情感的关注,是这篇小说集的一个亮点,作为一名女作者,她对于女性情感的感受是细腻的。《幻灭》中的白雪,《失踪的女人》中的雪娇,都是新时期的知识女性,美丽、热情、事业心强,摆脱不称心婚姻羁绊,以婚外恋的形式,找到自己的生死恋情,但是她们追求的爱情最终和她们开了个玩笑:白雪以辞职和遭受羞辱中营造的爱情小巢,再次因丈夫杨春春抵挡不住外界诱惑,上了旧情人、新上司的床,宣布爱情死

历史拐点下的女性主义困惑

——读柳岸的小说集《燃烧的木头人》

梁照曾

代,在这个历史拐点时期,旧的道德秩序、传统的价值观、传统的审美观被冲击得支离破碎,新的东西又是一片混乱,整个社会的道德秩序等正进行着新的排列组合,使得女性对于自己的生存状况、情感走向与栖居面临着新的抉择,同时也表现出极度的迷茫和困惑。

《燃烧的木头人》中的好嘴是一个漂亮、热情、开朗、情感丰富、不甘孤寂、渴望情爱的农村少妇,厮守着只知挣钱的丈夫,她的情感世界是荒芜的,和木匠箩头的接触,爱情得到苏醒,准确地说是“准爱情”,但是,迫于家族势力的威吓、传统道德的束缚和对经济的依赖,她没有抗争的勇气,不得不携爱情一块儿黯然隐去,致使热恋中的光棍箩头

无法接受打击,走向毁灭。《绿了、黄了》中的春花是典型的上个世纪80年代“一头沉”家庭模式中传统村妇的缩影,没有文化、逆来顺受,却善良勤劳能干,一生非常辛苦,没有自己独立的情感与灵魂世界。《幻灭》中的白雪,《失踪的女人》中的雪娇,都是新时期的知识女性,美丽、热情、事业心强,摆脱不称心婚姻羁绊,以婚外恋的形式,找到自己的生死恋情,但是她们追求的爱情最终和她们开了个玩笑:白雪以辞职和遭受羞辱中营造的爱情小巢,再次因丈夫杨春春抵挡不住外界诱惑,上了旧情人、新上司的床,宣布爱情死

亡;而雪娇苦心追求的爱情,其最后的结果,其实成了县长蓝海澄的“二奶”……

因太多的诱惑,爱情易碎易破,让人已经不敢再言爱情,这是新时期女性所面临的情感困惑。作者柳岸在《幻灭》中不得不写道“……她(白雪)知道,没有这一夜,他们照样会把它打破,因为它太脆弱、太圣洁,而这个世界太浮躁,太现实,爱情!她真的很困惑,她的朋友告诉她,现在已经没有人谈爱情了。欢场、职场、商场、官场,独独没有了情场的了。那些场上都是轻轻松松的欢情,赤裸裸的欲望,逢场作戏的即兴,还会认真地讲什么真情,爱情都是老古董了。”

白雪、雪娇们的情感困惑,几乎是女性主义所面临的共同课题,其实,个中有深层

次问题,著名评论家雷达曾指出,现在仍然是一个男权文化为中心的社会,女权仍然要承受男权文化的否定或者认可,消解男性中心文化的理想和目标仍然十分遥远。他并忧心称,《燃烧的木头人》、《幻灭》、《失踪的女人》中,面对三个话本中的爱情的枯萎,她是悲怆的,但是这并没有消解她女性主义爱情的追求,如一代代女性对于爱情的痴迷,她最后以浪漫的理想主义的方式为爱情“招魂”,《燃烧的木头人》、《幻灭》的两对男女主人公和爱情在烈火中“永生”,《失踪的女人》中的男主角蓝海澄被“安排”车祸而亡,女主角雪娇诗意的失踪……但是,她的这种努力同样是迷茫的。

我要问的是,对于女性来说,什么才是她们的幸福?她们的爱情是什么?该如何架构?尽管从19世纪以来,社会对于女性争取社会地位及其爱情、婚姻、家庭的解放、自由、平等的种种努力,使女性在就业、婚姻、爱情、家庭等方面得到新生,但是世俗社会存在的两性秩序的偏颇,以至于在这个消费主义、实用主义观念膨胀的历史时期,使女性所面临的困惑尤为突出。

作为一名女作家,柳岸是建立在唯美理想主义美学的基础上,来驾驭爱情这个母体,以图在她的小说中建立诗意家园,但是,这种形而上的美学经营拽不住现实的“沦陷”,对于旧道德下的爱情图式(《铁石话本》),她是敬畏的,而对于新时期爱情的脆弱,她是惶恐的,《燃烧的木头人》、《幻灭》、《失踪的女人》中,面对三个话本中的爱情的枯萎,她是悲怆的,但是这并没有消解她女性主义爱情的追求,如一代代女性对于爱情的痴迷,她最后以浪漫的理想主义的方式为爱情“招魂”,《燃烧的木头人》、《幻灭》的两对男女主人公和爱情在烈火中“永生”,《失踪的女人》中的男主角蓝海澄被“安排”车祸而亡,女主角雪娇诗意的失踪……但是,她的这种努力同样是迷茫的。



刊头摄影 肖海清

走进新年

苏童

新年又来了。在麦田的岑寂,独对农人的沉默,瓜架的枝藤不敌冬寒的剖解,我心灵的殿堂布满陈陈蛛网的时候,它,俨如一轮旭日、一缕春风、一只打气筒、一把扫帚,新年来了。

就这样走进新年,迎着冷冽的北风以及高高的太阳。就这样走下去,脚下是凋谢的树的叶子,前方是缩短的冬日。

昔日里久久的期待,已化作无名的感慨。望着日历那红色的扉页,手颤颤地伸过去,迟迟不肯揭开那新的一页。

鱼儿在水中畅游,月儿绰约如诗。歉收的我,该怎样开始新

的一天、新的一年呢?在一个火树银花的欢乐之夜,我的心头潮涌不息。无论如何,新年该有一个新的开始,新的气象。

站在年与年的界碑上,面对这新日子亮丽的洁净,我品着绿茶,把焦灼的情绪静静铺开,拂去世俗的尘埃,抚平世界的皱褶,想着新年日里新的新打算,新打算里的新路子,新路子里的新境界。总是这种时候,对生活的理解又递进一层——那些可做可不做的事情还要不要做?那些可发可不发的牢骚还要不要发?那些可争可不争的利益

驿馆三记

马牧野

一
晓露侵得别梦寒,
音容相绝已多年。
夜逐月光到窗前。
忽闻萧萧秋风起,
当为愿母送纸钱。
但愿金箱换暖衣,
更祈冥间无冬天。

二
驿馆熏微催梦残,
泪痕迹迹对愁眠。
早知今日恨恨苦,
何碌浮生为挣钱。
千般恩爱万般情,
心悬两地隔千山。
山移水跑奔奔途,
相见抱怀泪湿衫。

三
羁旅客栈睡梦短,
耳畔忽闻童音喊。
疑作小儿唤吾声,
却忘己身在驿馆。
血脉相连父子缘,
天涯迢递心相牵。
恨不遏云归家去,
抱住犬子亲亲脸。

圣诞老人

胡明相

又到圣诞节了
想起那个关于袜子的童话
把我从小学到大
但看到父母的白发
不是圣诞老人没有来
而是当时我们还没有长大
不懂得袜子也需要时间成长
才能拥有呈现圣诞老人魔法
转眼我们就长大了
也经常给儿女讲袜子的童话
他们和我们当年一样
深夜了还不愿意入睡
把礼物从烟囱塞进袜子
随着日子一天天红火
就在他守着袜子睡的那
父母和我跟手跟脚的魔法
快速地施展了圣诞老人魔法
守着冬日的火炉
那个关于袜子的童话
在儿女成长的记忆里
已不再是哄人的童话
而是梦幻般温暖人间的神话